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目錄

碑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辛丑依風羣靈稟朔古義士忠臣孝子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恫亹亹乎嚮幽明咸熙之世矣溫陵徐侯某者來尹溧陽政通人和乃建文昌閣廣濟橋井井章章百廢俱興已閱圖經稽掌故知子胥投金瀨江假道牙嶺皆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備

法誠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伍相之廟適成邑人吕君昌期輩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跡往名留高臺已傾稷下動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况乎義特百夫孝絕千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衺肆兇父兄幷命斯時也恨塡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挺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跡間關擇主吳宮計合楚氛乃翦前茅後勁俯雲夢而星馳萬弩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

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躪彼巢窟犂穫
爲墟鞭其仇讐怨毒盡雪詎不謂奇男子哉夫其
匍匐昭關沈吟瀨渚漁人望風而鼓楫貞女聞饑
而授餐咸感激一言滅口而死此其精誠動乎天
地義氣貫於金石故能一說而動闔廬再舉而傾
鄢郢成功之偉非偶然也所痛者逢一時事一國
而違合異勢成敗相反其合也驅葛乘如轉圜其
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延覩屬鏤
而太息苐欲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嗟乎

公存而落落者與公殁而炎炎者滅與亡所繫可謂重已或者忘父讎而不復覩君過而不爭陰拱以觀坐而自保顧詡公援引非人鞭笞越禮何其謬哉年祀緜邈精爽超忽佚新其塋芟薦以蘋藻柱厲不知而殉難廉頗雖死而猶生足使姦雄愧心忠義吐氣於 主上之風敎不爲無助列俎斯存搖筆成詠銘曰

赳赳伍公三世作忠繩厥祖兮雲摩氣英目無堅敵拳且武兮逢時不辰父禽兄馘家運盬兮歸誠

大都蒙垢忍恥厭荼苦兮有其援之如翼而飛寄心膂兮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强楚兮窮蚼與歌厥勳爛焉衆爭覩兮功遂讒興有言不信退何所兮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爲代矩兮顧瞻溧陽山廻水縈公所旅兮靈祠巋然毛牷旣臨奠厥宇兮金節赤旂來憩來遊紛且舞兮禳祈禜雩尚驅蝥兇福下土兮神之聽之我刻樂石播終古兮

寧國府重修廟學記

寧國畿南一大都會也討部郎金侯以萬曆丁未

來守是邦政先風教要東寬簡民吏意得闔郡晏然凡患除利興各以序爲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宮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之優者加激賞焉廉籩豆廢缺琴瑟不修靡不繕理復其故常踰年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靖深而啓聖名宦鄉賢諸祠悉成至講業之堂棲士之舍庖湢庫庾煥然畢具射圃在學宮之西拓治寬衍小大稱事一無所苟積工三百有七日糜金錢五百緡有奇皆捐幣俸之美而民不知役既竣康濶日齋

戒大合其秀民陳牲幣三獻而落之父老聚觀嘆息以爲未嘗有也於是學博士馬君德灃欲紀歲月於麗牲之石而屬余爲記余惟宛陵𣅜陵陽三溪之勝山川回合習俗甚美而又得賢師帥以成之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於治心脩身之術當得其指歸無疑矣顧士徵獨不學之患而知性之難性之不知即殫力於學譬諸之楚而北轅車堅馬良而其去也彌遠古聖人之教警策其耳目清發其靈腑者可謂詳矣苟知所從入則竭歷而

趨皆性所固然非外鑠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不然䟦其名義之美而苐以矜激為功處其華弗收其實陳義雖高終必去之於道奚當焉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事也出之一而靡源弗逢者理也得其一則居簡以臨民正容以悟物雖逆犛三辰折衝萬里可也矦不菲薄多士而以道德行誼為之標表異日風俗成人材出彬彬然方於鄒魯必自此始故余樂為道之其諸善政當載郡乘此不著矦名勵河南西華人舉乙未進士倅

同知張揚聚君夢陽司李楊君若子皆樂觀厥成
者法得備書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歷陽自宋安撫使趙善相始建尊經閣於學其來
尚矣後尋作尋圮國初　高皇帝兵興實在其地
頃之四方次第平以俎豆易干戈乃徙學建閣以
文事爲天下先嘉靖間學再徙而閣隨廢歲丙午
廟學悉還其舊殿廡堂庠靡不畢備而閣顧缺如
嶺南謝侯爲政之期年適有水災侯補助興發孳

孳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敎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蚤避而鮮犯州以静治於是役請於巡臺黃公公方以興學作人爲亟俞其議并以贖鍰來助乃爲閣三楹於明倫堂之後又爲聚奎樓於學東南隅與閣巋然相待如主賓然木堅石密崇碩麗壯士執經佔俾始得其所莫不躍然以喜孟起其游歌講習之志工始萬曆丁未十月明年十有二月而告成黃公行部兹土吏嚴民信而復得謝矦以成之其本不擾又出之不爲無制

故其意能諭於民不待程督而趨之者敏士樂其羣而頌聲作於是州學正劉君起潛訓導沈君作肅姚君一右易君之文偕弟子員輩相與謀而來請爲記將以載其美於無窮余惟　二祖以經術造士須四子五經古注疏與宋儒傳兼行之復輯諸先儒說爲大全以翼之使其沈酣浸潤自得於身心而推之治意甚美已行之既久士日事浮浪之文而利祿之意多明經修行之義蔑如矣攷漢初郡國未有學然諸儒以經教於其鄉從之者率

數百人各以名家齊魯燕趙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甚盛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弟子皆世守其師說不敢變迨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以對人主至親問其師爲何人其說云何其重如此即於聖人之授受未知其何若然是時爲弟子者專而其業固爲經師者嚴而其說行故足術也今有司不憚興作以禆士歲時行視學宮講解經義二三博士又相與勸率之多士能進而張大先王之教以輔世或不然亦能推衍

其說以淑人異日以經術爲國家决大議引師說以對如漢人焉必有傳儒林者紀其盛庶幾不失尊經之意而於上之意可無負矣公名吉士直隸内黄人巳丑進士謝侯名嵩廣之番禺人起賢科以治最聞州别有惇史紀之兹不著是舉也謝侯倡議始終厥事而同知許君文燦判官何君台協贊其成吏目高冠董其役咸與勞例得並書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學求復性而已矣顔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鑚

瞻忽功力莫居雖賢智者有望洋之嘆焉子貢以知入曰億曾子以行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者遺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語敝也久矣近者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與先聖之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礲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　朝以大明建國道

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
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寧六年爲南給事中
九年孳孳以士心民瘼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捎
循之者不啻饑渴之在巳也逮考最將解其職衘
德者靡所圖報謀於別駕程君心德爲祠生祀之
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余曰南都
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宦且遊於斯
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因奏定
山莊先生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

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請於秩宗春秋祀勤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殁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謳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不必

其自巳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往覺來令

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巳輒并鑱於石爲來者勸

天臺先生書院記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者其

在於鄕也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

老日羣其子弟督教之迨歿則相與追思其功德

祀之瞽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

子顔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於宋迨天聖明

道閒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於天下是時

周之鹿洞陸之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於鄉為之徒者率振振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用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日積哉天臺先生崛起楚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游者屨恒滿戶外已宦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抑已遠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侯於髫齓中而授之學至是綰印綬來爲邑令乃盡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要束精明寬簡中度闔部晏然民吏意得以其間

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未墜之緒而闡繹之嘆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吾師顧其可後爰卜地邑東偏搆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門之徒皆祔食於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來遊者棲焉書舍二十楹羣多士於中誦詩讀書循循如也琅琅如也惟謹墻之東西復為孝子節婦二祠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次庖湢燕休各有寧宇又出其餘買田數十畝會其入以具祀事既成書來俾余志之嗟乎先生將起千載之後明先聖

之道以㸔後之學者其於求仁之要脩身之矩本末粲然如指諸掌藉令遐陬獨學之士精思而實踐之可以學聖人而無難况黄人息游於斯者皆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於聲容而得其意之所存能無憬然思奮者乎自是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卽中材亦勉焉循其矩矱而寡過不惟先生之精神丰采久而彌新矦之傳於是邑亦將無窮矣矦名尚質字某徽之婺源人蒞兹五載治最當遷矣而能加意於吏責所不及亦先生得士之驗

也是爲記

桐川會館記

古造士必於黌校孔子顧聚徒杏壇論道淑人以輔王教所不及此後世精舍所繇始也漢興郡國有夫子廟而無學且不置博士弟子員然諸儒各以經教授於鄉從者至千百餘人齊魯燕趙閒經術名家者蔚起宋至元祐學猶未興而四書院者獨先有聞蓋以法爲師弟子或强之有不欲而出於樂學之心則久而不廢亦其理也哉桐川之學

倡於何公省齋耿恭簡張甑山兩公於此益倡明之方本庵先生爲兩公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清虛自命先生慮其高簡茫昧或爲浮誕者之所托是以檢束於身心者精而教誠於朋儕者密甚矣先生之似吾恭簡公也方士嚮臻先生念樂羣無所乃築室桐川待共學者居焉館負城臨流據一方之勝中崇實堂三楹堂之前榮奉夫子像於中有先正堂有

盡心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有養正所凡爲祀往
哲羣來學者靡不備具樹以桐栢羣花翠篠叢雜
錯出川上植柳數百株名曰柳壇月會者二歲大
會者一鄉薦紳孝廉文學父老子弟以及鄰郡邑
之賢豪皆以時至自是東之樅川西之陡岡精舍
相望而一以桐川爲宗與起者益彬彬矣先生間
屬余爲記余謂仲尼之學載於學庸論語易大傳
下學上達之矩矱在焉學者潛心於是卽進之語
上何難而不能者亦足以寡過倘道之未明而擺

落古人之形跡適以為學而巳先生坊學之末放而冀以閑先聖之道其意甚盛惟學者勉之循其言以共躪乎從心不踰矩之域是地也雖追蹤杏壇可也而四書院者勿論巳余有言無出所講聞之外而先生鄉之先進輩望尊而學術美亦無待余言聊書館所繇作而并系之歲月如此

陵陽會館記

陵陽會館爲會諸同志而作也石埭故無會館有之自畢君一衡始一衡倡學巳丑庚寅間一時從

遊者至屨滿戶外擬築別館以居之未就而殁弟一素毅然曰是在我乃出橐裝合友人醵金建講堂三楹明經堂三楹左右兩楹翼焉念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而心齋近溪復所三公推明闡繹日以浸盛學者得以豁其蓬心遊於大道者其力也乃復爲堂三楹祀四先生而以一衡及同志之賢者祔於旁門廡三楹前臨舒溪搆一亭其上俟風雩濯纓者休焉既成邵君汝行蘇君堅不遠數百里徵余言爲記余惟孔氏言學莫備於中庸

而莫要於未發之中之一言易之密書之微辭
此理直所從言之異耳二程子得周子主靜無欲
之說學乃大明遂以體認未發爲相傳之指訣自
延平而上未有易也南宋以來浸失其眞眩於事
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亦巳久矣
陽明先生始以良知爲教夫不慮而知非寂然之
性體乎但情易溷而性難明於其寂然者未知其
爲性而於此安身立命也忽在我常然之體逐俄
感應物之跡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

功遽欲窺大道之門難以冀矣古之求道有刻苦堅厲不爐不枕者有危坐一室精思不息者有靜默澄心驗其氣象者以彼形廢心死神覩氣聽一旦懸解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豈滯痼於語言汨昧於影響者所能及哉夫恣情欲任意見均非知也靜以體之則所得者深而其見定無欲以若之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知也余懼論者沿洄於末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言以爲鞭影助雖然世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天目書院記

於潛杭屬邑也而在天目山西麓舟車不至土樸而民淳余友陳侯令於斯一以簡靜爲治鉤距惠文之事悉薄不爲有小過者率誨諭遣去所至輒召問父老所疾苦及所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久之獄訟稀簡庭以無事侯乃集諸生語以所自得之學無不欣然有當於懷也自是考德質疑者日相屬侯乃相舊學之址建精舍爲諸士講習之地而中丞高公學使陳公無不聞而奬成之於是爲

門三楹講堂三楹又進則奉啓聖祠如學舊祠之
後則文昌閣巋然在焉閣左作先賢祠三楹祀陽
明先生於中而配以心齋龍溪天臺近溪四先生
右作景德祠祀學博士鹽官錢公而虛其左方以
俟來者以至會膳有堂庋書有室宿廬庖湢以固
以寄當是時藏修息游舉稱其度弦誦相聞衿佩
畢集而上復念其無以久也爲給田若干畝爲享
祀餼饍之需而且望後人之益拓之也則屬諸生
謝有威走數百里謁余爲記余謂學非他以還其

良心之謂也後世論說非不工名譽非不盛而心之柄失則偏黨詖淫以市於世至盡喪其常而不顧究且臧否溷殽黑白易處卒貽禍於國家非特不可爲學而已夫我言之而人不以爲安我行之而人不以爲信此必有咈於人心者矣微獨人之不安且信也卽夜氣未亡亦自有不安且信者良心固在也誠自信其心不以害慯利疚爲秋豪顧慮虛圓不測之神以宰制萬有可也而非篤於道者孰能之君子所以貴夫學也潛士寡營而易足

鮮紛華之悅又得賢師帥宦於閒遠清曠之地爲之去疑解蔽以躋於高明庶幾有其恒心以當國家異日之用稱斯邑者亦必曰上有愛人之政而下有易使之俗自今日始豈不盛哉侯名桂林字孟芳以學行名金陵與余同游天臺先生之門淵源蓋有自云

直指雲蚑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今制御史按南輔者三而江以北居一焉淮陽南北咽喉漕儲之一大關鍵也而　祖陵與河防相

安危復設巡漕御史一兩淮鹽筴甲於各省居積
輻輳商旅櫛比以居復設巡鹽御史一鳳陽爲
高皇根本重地至今爲湯沐邑地曠而民貧徐邳
北跨中原當水陸孔道迫郵繻傳符之累惟廬爲
稍平耳而冶山巢湖姦豪出沒觀風於玆者厥任
重矣侍御黃公奉　璽書來攬轡自惟曰古稱觀
風者獨歷覽風土已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在所
以爲觀者可風耳甫至會御史員缺不足給使事
公攝漕鹽兩臺復以學使者不至割江北諸學隸

公人謂公一人而肩數事又皆其鉅者乃視事以
來案牘山積公手不停披一閱立掃至性孤潔不
緇一塵一切肺石之羨在邑則用之邑在郡則用
之郡凡興衰補弊賑窮葺廢輒傾貲以應無靳也
每行部擇地之曠而號者集父老子弟問風俗利
病守令廉貪狀若何吏民良廠若何其負隱操獨
行者奬藉備至得胥魁若土豪寅之通衢榜笞之
見者無不神竦心服而良民獲高枕以食矣公故
仁人長者而賞罰信必以至漕無後時而鹺鮮匿

賦以此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誦說以時程其秩而等差之一時江淮濠濮之間靡不感奮自修者其按高郵也見學宮頽廢出帑金若干爲徙泮池櫺星門内爲石橋一旌賢坊一規制宏麗費以不貲未嘗煩有司若民間也學故水四面環之與漕河通氣脉融液科第接踵隆慶初豪族以河四通無以逗客艘而牟其利遂絕其一不使南滙人文寥寥不振蓋四十年所矣每郡士大夫請於當事輙阻道傍之議公喟然歎曰水猶脉也詎有

扼其脉而令氣和神王者哉爲通其壅閼時其蓄
洩學宫水乃還其故云復以學之巽隅法不當虚
爲樹浮屠其處璀璨巍峩風氣洄注未踰歲有以
甲第起家者公之爲德兹郡詎易量哉郡人士德
公而無以報卜學之東偏爲祠生祀公既成孝廉
李自華以其鄉士大夫父老之意來問記余曰是
未可以辱我公而久之公且遷爲少京兆矣士民
相率請於州大夫曰吾儕即一息而靡非公賜乃
能竟忘公於是韋矣乎獻以前諸請余謂黄覇勸

善防奸吏民輿於行誼朱邑廉潔守節篤故舊而不可交以私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民愛而父之文翁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祠之不絕王景參紀數術禁忌堪輿境內豐給王渙討擊姦猾民鮮侵枉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以彼良二千石也而皆施澤於人久其得民宜也公銜使命先後三載任侍御之所難者四而兼漢人所謂賢者六士民交思而不忘郎仲卿之桐鄉不啻矣仲卿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今士民

業及公生祀之久而益思新之公即領大農稱賢九卿安能不有意吾鄉如仲卿也公名吉士字叔相别號雲蛟與余同舉已丑進士大名之内黄縣人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維揚當南北舟航之湊歲漕粟以四百萬計而商賈藉餘瀝通鹽艘取贏不貲顧漕繇揚子津入淮而鹽又自高泰抵揚方冬水涸舟膠漕病而商亦困國初在所設爲水櫃雨水猥積瀦以待乏旱乾

則轉轉灌輸於河若揚之三塘是也雷塘上塘在
城西北廣六里下塘廣七里上塘東北曰小新塘
廣二里炎漢間謂之雷陂其來久矣王端毅恕郭
郎中昇成化中造石閘水磋其設甚備嗣後督視
不時姦民乘之决塘為田久不能正頃郡守吳公
秀郭公光復銳意興復侵者以輸稅為解當事又
或左右之隨以報罷歲戊申侍御康公以巡使至
貞紀維風百廢咸舉一日得三塘興壞之繇嘆曰
奈何以秋毫之稅而廢大計况茲塘頹隄斷溢肇

自昔人郎舊以謀顧其可後謂別駕毛君九苞能以贖鍰六百金俾治其事毛君擇民之有知計人信服者使督役而自主之於是買石僦工因其故閘絫石爲兩涯中置木楗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而又有虞風水相激爲隄害者君又於下岸置樁若版若干實土以護之如高寶湖故事役將竣侍御下令繕公館增窩鋪令塘長閘夫居焉給廩稍司啟閉廉盜決者而寘之法某年某月肇工某年某月卒事用人之

力幾千幾百幾十工績成而人不擾自是漕艘鹽艦咸以不病而往來之人謳吟載道矣邦人謂侍御之有功此方甚巨而且冀後人之毋廢之也介毛君謁余爲記余考本朝漕渠無藉於河僅僅淮泗汶洸沂衛諸泉而足者以水櫃爲之備也嘉靖初總河王襄敏公累奪水櫃之侵於民者還之官自後不復有知其事者而惟河是力故費多而愈以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墮其職以至此即揚之三塘以數百年危於廢者屢矣得侍御而修復

之若易易然藉令移之齊魯燕趙間何憂漕哉以此知人存政舉其繫於國者非細故爲之書俾來者毋替前功而且推其意爲漕渠𧗠焉康公名丕揚字士遇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毛君江西安仁縣人起賢科以才爲公所任使是役其勞爲尤著云

和州新建橋壩記

和爲畿輔近地中外要重之臣與夫郡國守相使客傳遽之往來踵相屬也東門之外舊有石閘一

座眡水之盈縮爲啓閉閘圯不知何時獨其趾在耳或者據形家言以謂水流而無以圉之則氣洩而不收微獨爲行者病也會二守何公至聞父老以爲言曰吾以治農爲責是其可辭乃集州人訊之皆曰州之東關與南之新河皆州水口地擬建石橋一壩一便請於州刺史謝公報如其請於是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始於萬曆癸巳十二月迨丙申九月而訖功橋崇二丈有三尺趾之廣加什五焉下爲陡門計丈有八尺以釃河流而隄其兩垂

度輭者壩以丈計者二十闊得四之一上爲觀音庵以填之所費銀以兩計三百有奇以傭計五千四百有奇貲取諸各廳之贖鍰而不費民間之一錢力取諸傭食之閒民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可謂易矣父老德公也深於是推其秀民馬成文萬可賢楊鳳翔戴瀠者求余言爲記且曰公居恒見謂材敏一意節愛民樂其業田里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願有紀以詒來者余謂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子產譏川梁墮而單公刺蓋不

講於將久矣公獨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是人信其以佚道使也是以倡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其胝夫耽耽而居飽祿以嬉於人之疾苦阽危湯不加省者何如哉然則觀公於此而其他政可推已公名台蜀之內江人以任子起家晉安慶府別駕以去其用蓋未艾云

式好堂記

金陵許事街多閭右之居而莫久於歐陽氏歐陽氏多材良而莫賢於汝和汝誨兩翁先是愛溪翁

嗜書史敦孝愛嘗手拊三弟咸有成立其雍睦爲里中第一兩翁世其風老而彌篤年七十餘龐眉鶴髮相差肩以行見者豔之翁嘗稱曰我輩丁盛時蒙先業兄弟怡怡塤奏而篪應此三樂也於是構堂三楹爲游息之所堂右爲室室後有閣曰雲住左爲宴園園有齋曰聽秋亭曰愛日堂曰問月兩翁歲時率三子具豆籩燕樂其中而眉其堂曰式好曰吾以紀二世之美而爲後塤規云久之三子者與予秇相講已又婚相媾也則委之爲記余

惟斯干之詩爲周人考室而作豈無他吉祥善事可相顧望者乃獨以兄弟式好爲言其鄭重如此兩翁居恒兒無常父衣無常主眂昔楊津汜毓輩方駕而不啻過之既無失詩人之旨而居有疏堂之庇藉有喬木之陰升高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持杯而掘石遺氛埃之溷濁所爲式序先業於纘妣祖築百室爰居爰處者得無似之乎且三子嫺詩禮遊辟雍朝斯夕斯從容和孺與維熊維羆無父母詒罹者又有合焉何斯干之言多與兩翁類

歟無亦兄弟之愛根於天性卽去之二千載有不
謀而合者歟繇斯以談翁名堂之意遠矣古者爲
學校申孝弟士靡一日去於教而又月書歲計以
旌其勤匡其不率於時比屋可封卽有俘寒不逞
之人亦無自而發晩近世薄義而趣利兄與弟若
奕棊然小不如意輒勃谿而相稽微獨教衰使然
亦由無卓然敦睦之行出於其時令見而知愧故
也夫君子之行道非必在勢處顯而後然居於家
使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績行而種學率輔張

而借之大道此傳所謂是亦爲政者非耶兩翁是
巳歐陽氏之孝友業有聞於人自是益繼繼繩繩
令承其名覩其跡者低徊俯仰想其風猶行誼至
於愈遠而彌新則斯堂之名於世豈有旣乎予故
樂書之亦以爲世勸也

五岳園記

若夫排層空薄遥峰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
表五岳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栽百
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而崇搆此所謂玄區得

之神匠大地鎔乎心造非夫曠覽之士忘懷畛域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杜日章今之名將也杜自遼侯清靜績最晉陽元凱淹通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亢厥宗夙以貂蟬之英抗煙霞之志乃　國恩縻之於前家聲系之於後青山白雲常在夢寐因嘆曰羊祜日遊峴首吾未之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爲康樂乎於是五嶽草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舊區別成遠趣南曰岣嶁洞金簡玉牒髣髴見之象衡山也西蓮

花庵三峯縹緲象華岳也草堂之前鑿石爲池曰天中館象中嵩也東北迤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冀八山吞吐迴合象岱恒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或仆堆阜竅穴委逶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未能盡君乃千巖萬壑覼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使幽遐環詭之觀不鞭而來無歷而致斯已異矣或曰君駕四牡鏘八鑾所至變氛祲爲祥光戢梟獍無留跡方將立會表於高阜敞和門於大荒今

若敖厥其六翠蚩尤劒其五兵洸洸乎憎穹廬而震高闕也胡區區一丘一壑間哉余應之曰沈滯者志壅悟曠者業弘況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之異日者獻凱雲臺飲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卽謂茲園爲君之土山峴首其亦可也是役也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棲霞寺修造記

金陵名藍三牛首以山名弘濟以水名兼山水之

勝者莫如棲霞古高人勝流率棲迹於此自明僧紹扆謙徐鉉以來湮滅而亡稱意江山雖在而昔賢往矣幽貞寂寥殆有鬱而未發者耶嘉靖中殷公邁萬公表陸公光祖聯轡而至愛其山深木茂泉甘而石峻於學道者爲宜於是迎禪師法會居焉時復得與善者相之郡人士各出其力成就廢闕居民亦稍以侵地來獻迨今四十載會既化去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頃釋僧定以道價傾一時覩像宇圮壞擬爲興復意之所至不督而

集中常侍暨公祿劉公海党公存仁等爭以檀施
歸之而王公壽綜理加毖首於千佛嶺三聖殿大
為貢飾工未竣也會客公仲者卧疾夢神僧撫摩
宿疴如脫問其自曰攝山客心異之入寺尋訪感
諸緣會應如決川故三殿曰大雄曰天王曰藏經
力任修葺以伽藍祖師二殿翼之沿故鼎新因毀
成妍於是高甍靄以雲屬貞儀揭其日麗荒榛灌
莽之間丹堊炳煥即天帝釋宮不如也聞者以為
勝無貴賤皆往觀焉或謂眞心本寂色相假名奚

以是區區者爲余惟心無不在巨而大地細而微塵皆是也辟諸羣木生氣充足枝條花葉長短纖穠無所不可譬諸百川源委有自江河洲渚流徙轉輸無所不到豈可妄生取捨執乾斷爲上乘謂造作非佛事哉故下士滯有而迷空中士著空而疾有孰如憑憑相寄懷因敬生悟庶幾弱喪而得大歸也況茲山巖泉含絕世之美自是結構莊嚴與弘濟牛頭相映發於江表諸君子之功大矣余自罷歸累憩於斯尋徵君散騎之迹灑然而樂之新

鬱佇特請次其事於石嗟夫士之懷琬琰而就爨

壁者其有待於人豈不猶此山哉是又可臨風而

一慨也

嘉善寺蒼雲崖記

蒼雲崖奇石綺錯爲都城最顧閣頹於前勝掩其

半新安張大晉率同志改建於崖之左方於是陰

翳刻露諸巧盡出而閣踞高以臨下林巒坌入深

秀挺特於恬曠者爲宜先後糜金錢二百緡有奇

工始萬曆丁未秋明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

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刋於樂石

遂有亭記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倉庾在城西北陬地有金陵寺寺後高不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大旁占數墟俗呼馬鞍山隱蔽松櫪蕭然清絕市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策杖攜酒徜徉其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卽其地爲亭以覽觀江山之勝而名之曰遂有以謂地因其舊而亭之自崇相始也亭成而其地益勝放懷高蹈寓目而靡所

不適仰瞻鍾阜旁眡谿谷勢雄氣秀若蹲虎[illegible]翔鸞鳳各效其技於几簟之下而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閒皆不出戶而坐得之何其壯也斯時祟祠以會計爲職方嚴簿書課米鹽東胥吏日汲汲不暇乃能擇地之善者以寄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煩且勞又將有以自抗於埃𡒄之表其意遠矣都城以遊觀名者不下數十未有及馬鞍者自是屐齒日集觴詠遞作荒榛叢薄之區一旦而發聞於時物之興廢不待其人也哉

以此推之嵯㠍敻絕車馬罕跡之地為人所不窺者多矣豈世之負奇抱異者率深自閟匿非得夫冥搜篤好之人不易與之接固其理耶崇相進而有人才之責其辨於此審矣周生知常以崇相之意問求余為記輒并及之生能從崇相遊其作斯亭也與有勞焉蓋不問可知其人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華嚴樓在城南普德寺佛殿之右偏崇岡疊巘環繞掩映風林雲壑平曠邃窈其中琅函寶笈夕梵

晨鐘凡叢林所服用寺宇之亟需者十具七八矣於是諸檀越輩詣余曰普德爲金陵名藍頃禪講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者始建樓五楹延名德講授其中飯緇流三年是時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歡呼聲應山谷糜金錢千緡有奇八閲月而工竣更爲無遮大會落之爾屬余爲記竊嘆世人持左券取寓物未可必得其争毛髮之利也如頭目腦髓涉湯火蹈白刃有所不辭師意之

所到淨財雲涌不脛而至未一載問釋梵天宮談笑而就此無異繇凡一切法惟愛故壞惟捨故集以彼稗販如來者攬十方僧物以爲巳有不旋踵而禍敗隨之師衣取其麤者食取最下者勞心苦形一以接衆飯僧爲佛事堂宇既成居之食之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嗟乎苟存是心鬼神歸之矣況於人乎師勤苦眞朴不立文字賦夫綺語高談凌跨方等者誠有所不及至於人我相際利害在前蓋有不吝僞者矣以此知言事易成事

難成事易無欲難藉令士大夫之欲有爲者能率是道其功用可勝言哉是不可以無記若施者姓名則具列於碑陰

明道書院重修記

明道先生爲宋儒理學之宗往主上元簿流風善政藹然被於鍾山淮水間至今謳思之不忘淳熙劉公珙祀之學官朱子爲之記久之改築學使者廨西楚耿公定向嘗大修葺之後若干年圮而不治頃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覩其湫隘弗稱尊賢

造士之意謀於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貲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祔焉齋祭有所講誦有堂俎豆有度賓位有序皆因耿公之舊而拓之巖巖翼翼壯偉閎麗於是縉紳逢掖來遊來歌歡喜道說以得學其中爲快而熊公乃使余記之余惟學者求復乎天理而已而載籍罕言之獨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人化物反躬天理滅矣余謂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

之初也先生獨契於此嘗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自得之而推以教人必曰觀未發之中嗚呼微矣夫人之四肢百骸人倫庶物皆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故欲肆而理微知人之天斯能知性善知性善斯能誠意正心修其身而天下治非治天下之難動以天之難也先生正巳率物惟天之師故所至安其政而樂從之遊即新法之爭舉朝爲忤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斯非學之驗歟先生於上元均田賦興水利簡獄訟導良拒

涅爲惠澤甚渥余嘗行湖熟大浸茫然而獨稱程子圩者亘數十里無少罅食土之毛者蓋六百年而若新君子之盡心民事如此豈自待者厚而所埀者遠歟抑誠之所爲不自知其然者歟不可及已九先生之爲人不必同其修已教人無媿於先生可知也熊公慕伯子之風而襲九先生之遺跡其志之所存抑又可知也祠之建置不足爲數公之有無然後之人徘徊企仰有緬焉不可及之歎則於世教不爲無助九先生行事載京學志不具

論熊公戊戌進士楚之江夏人其功名方鵲起未艾云

陽明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嘗不知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數變蓋從萬死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說盛行於世而尸祝之者幾遍宇内獨金陵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臚卿於此者且六年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香者不少

矣而顧無專祠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攝京兆士大夫摳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繹率先生意也爰念居游無所而瞻嚮靡從非所以興學乃擇高敞燕閒之處眷壤測臬而大葺之經體而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從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黄公繼至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於是斲削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詰余請記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余觀先生之始也其爲慮深嘗

示人以器而略於道俾守其矩矱而不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於此而已學者將苦其無所從入而道隱矣乃遴一二俊人時以其上者開之如所謂無善無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於心而大以爲先生病孔子不云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不可者卽善與惡之云也究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捐泯絕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歙係而名曰大

本者也不此之求而呶呶然枝葉之辨譬於執糟粕而棄醇醪惡足以與於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之弗及卽九仞何爲也先生起於學絕道廢之餘處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磨礲鍛鍊如木生嶔巖奇蹇之隈欲透復縮而非干霄摩雲則弗止宜乎明旣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志於先生之爲人不可不求諸學有志於先生之學不可不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於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之意而亦非符

卿所望於諸君子者矣余故備論其事令學者究
先生之微言而不爲咻者輟庶斯道之明日伸月
引而載籍卿之美於後世其亦將亡窮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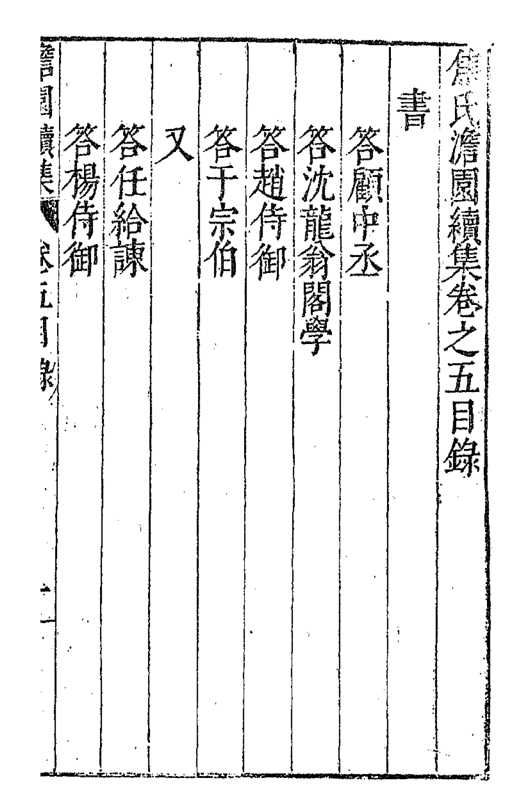
瑯琊寺悟經臺記

蓋聞菩薩轉輪生生世界如來說法萬萬恒沙故
知人代遷流性靈不改雲駛而月運自如薪滅而
火傳無盡雖形氣轉續千變萬化達者盼之直老
少旦暮之間耳是以易繫目之遊魂華嚴比於湍
水運法航而拯溺懸朗鑑以燭迷而或乃倡言神

滅著論無鬼茫昧三世慫雖一生棄大道之津梁投無涯之苦獲不亦悲乎瑯琊寺悟經臺者廬陵劉公感張公安道事而作也張公以端明學士出領滁州一日入開化蘭若宛然舊遊回憶前世手寫楞伽棲於梁間工甫及半因梯取之足成其文世稱二生經者是已公自是每以經首四偈開示所知且屬蘇子瞻氏書而梓之達摩所持傳爲心印者復盛行於代至今五百餘年舊跡湮淪鮮復知者劉公以太僕卿兩歷是邦詢訪遺蹤觸發新

得乃築斯臺以識其事是時曾儀部輯楞伽宗通適成因刻置於斯以垂永久而委余記之竊謂楞伽寶經爲西域之秘典東度之先鞭𢧐四諦之中闡单傳之意譬彼枝川入大海而同味又如羣彩至須彌而一色徧周沙界不壞無爲濟導羣品無緣自若固慧業之總持法門之淵海者矣而劉公獨能融宗敎爲一致洞古今其如覯堅固善本具足檀那假有作之經營爲無生之津筏往來倏爾示三世之無常締構巋然資十力而彌峻殆天俾

激揚一大事於豐山釀溪之間非偶然也自是令
環滁增色貝文再曜禪誦為羣輝動巖壑挹庶子
之波瀾淸禪人之風韻閱繹故事嗟詠前生從容
賞會而去安知無迎慧刃解疑網脫迷方歸正轍
以慰公之心者出焉爲玆臺重也公名日升萬曆
庚辰進士曾公名鳳儀耒陽人癸未進士兩公爲
斯道金湯郎一事可槩見云



陳氏澹園續集卷之五目錄

書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五

書

荅顧中丞

夏初卅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輙有天際眞人之想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遣人一奉慰趦趄未行乃爲門下所先葢愧歉不自安矣僕以戇直積忤權姦借名文體指他人所取者以爲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嘻其甚矣之嘆然召釁自僕不敢怨尤也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

如門下者尚使之高卧東山特事可知矣幸

廟有靈　宸衷天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

軫中朝握樞秉要旦晚可必僕闇陋非適用材頃

日講求竺乾之旨爲此生歸着世事棼棼非所敢

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答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

而懷衺者知所畏孰不仰之慕之况某謭劣嘗竊

奉教於左右其爲傾跂倍可知已弟廢斥以來杜

門省𠎝惟終獲戾於君子是懼此某之旦夕惶懍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敎尺察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俾某積歲沈寃立爲昭雪葢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徃即終老巖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莫知所報惟冀精調茵鼎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以向榮戴吾君吾相之恩於沒齒而已有言不盡諸惟亮幸甚

答趙侍御

僕違遠門屏幾易歲矣曩者羣姦黨比國本幾搖僕徒以苦口折其萌芽至爲所深忌特假科場事擊去之僕去而所謂憂危竑議者出凡以嘗試人心而爲之端也當是時人心洶洶不知是非之所在迨明公一疏　主上震怒褫其尤者數人世始曉然知忠邪曲直之辨而國是因以大定何盛如之識者以此大服明公而并信僕向言之非妄僕雖老死林壑其亦何憾頃明公振鐸而南僕舊同

館閣之遊而又在部內一人之數辱明公枉臨其廬且加禮焉茀以罪廢之餘不敢從薦紳末而一望顏色以自壯明公其亦有以照容之否江南文獻與區法弛士恣至倍費明公之心力然範型在望自有潛爲格心易慮者僕伏在下風但有企仰而已參承未期使還輒布其區區一鳴謝悃諸惟厚自攝以慰瞻仰不宣

答于宗伯

某樸樕辱在門墻之末顧不自約敕積其狂斐至

羅斥逐以終負門下屬望之厚每一念之愧汗浹踵雖仰夙眷未能斬忘不敢以竿牘通也乃荷門下不鄙手書鄭重副之佳集啟函伏讀感愧交并言曷以喻某向於琢菴公所抄得門下詩二冊冲融和適卓然大雅之音猶以未覩其全爲恨今幸手全刻讀之心開目明不啻日侍函丈聞謦欬之餘也幸甚過望不可言古之君子出則抒謨矢音潤色大猷處則著書明道模楷後進門下兼之可謂甚盛第時事日新國論靡定殆聖哲所馳騖不

足之日也未知門下能安卧東山否某齒髮漸凋
壯心都盡豈復能稱驅策之百一惟跧伏巉巖拭
目以覩相業爭詑於鄰翁野老爲願足矣王比部
人還率此占復并謝誨函之辱未侍側間伏冀厚
自攝以需簡召不宣

又

薊門僧持手教見遺言還日當取報書尋徃維揚
姑蘇至今未回也王比部至再蒙手札益深感愧
某少讀古人詩嘗心好之苦白首程文不得一染

指爲快迨幸廁一第又迫無聞之懼不復能分心力於此矣間有一二應酬語殊愧不工然不敢不呈於函丈之前惟一笑而置之幸甚荒裁率畧不能百一仰惟垂照不盡

答任給諫

別久矣施丞之便稍抒積懷之百一輒辱手教見荅不任浣慰吟諷廻環不獨仰見不鄙之至意而丈之曠懷朗識超然流俗之表亦略可覵矣古人勲名赫赫在薦壤間得時而駕亦所願也然揆以

性分猶爲浮雲彼妒前賊善毀人自全者直蛆蟲

糞壤耳宜不足動達人之一盼也弟齒髮漸凋世

念巳盡頋結髮向道以未及登太山瞻闕里爲一

欠事倘數年之中未塡溝壑必償此願與吾丈祀

臂劇談當自有日耳風便草草占復未間伏冀若

時保練以副馳仰不宣

荅楊侍御

古有聞風而相契不介而自親者其臭味似也僕

淺薄無所能觧之人乃明公望實藹然表於朝者

顧奚所取焉而齒頰之餘每形奬借葢明公好士兼容並包不自知其踰溢而僕愧無以承之耳白門一奉顏色未獲悉領教私更辱手書賜自遠而至捧誦再三至引羅先生之言以相况甚非其倫也感怍兼懷言曷以喻頃士習刓敝甚至羣譟有司干與訟事者往往有之坐敷教者主在寛之議浸尋至此計明公必有以振之若夫正文體崇經術又其後矣特愛輙僭及之伏暑方驕惟倍加保練不盡

與茅句容

聞句曲興開河之工計門下欲通商惠民甚美意也但其關係甚重有未可輕動者金陵三面長江惟東面一方爲來龍今　朱家巷祖陵與　孝陵及　都城百萬生靈命脉繫焉國初嘗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以便吳越之運尋慮傷殘地脉即爲罷役故遺跡至今任其湮塞非力不能誠慎之也往朱鑑塘公以鹽商告開間一議及聞前說乃竦然而止夫所利者一二之商人而所害者國家

之大計且赤山爲南都鎮山古名卅陽者取此今
祖陵相去里許椎鑿者日數百人所損不細往始
皇以金陵有天子氣鑿淮以洩之今豈宜蹈此項
采鑛者徧於海内　主上以南都陵寢重地獨不
敢動况以不急之務而爲無窮之害乎有懷不敢
不告門下爲國爲民必能虚心以籌唯便之從也
草草不盡

荅茅孝若

辱損敎札獎借踰溢感愧不可言諭及長公論著

甚詳且屢捧讀佳集澄澹而精美奄有儲韋溫李
之致又目所未覩矣敬服敬服僕少不嫻文詞只
嗜古人之書含咀其言思其道而未有得也故未
敢與人論文況英英如足下漸過庭之訓譬之海
若而問水於河伯秪爲笑耳然來意不敢不報僕
觀唐宋之文莫盛於九家絶非近代詞人比也韓
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
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甫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
有所鬱渤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

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於心與了於口與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裕陵評李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可謂具眼至子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眞千古之篤論但未易爲俗人言耳老易名理之淵藪晉人以爲談柄非他經比二解故應獨優公渡海幾葬魚腹曰吾易書論語傳未傳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論語解求之未得觀子由論孟拾遺則又有孟解未見也詩文秘閣宋刻不啻十數種頗欲抄出會稡爲一編以拮据史事

未畢卜何而以讒去國至今念之頃僕所藏公源
御府本一抄出閣本外集一閣本尺牘一長短句
一世行江右本分前後續別是宋集之例但先後
復出又多雜以他人之作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
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
黃秦倡和見少游集醉鄉記擬王無功醉鄉記而
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書王銍謂是其父作
王公四六話備載其文與蘇集微異耳此作或子
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如此之類殆多有之足

下更考訂而是正之爲望洪熙本總爲一集盡去
前後續別之名以諸體爲序較是妥當而舛誤亦
自不少外集往往有出於二本者又分卷最爲有
倫如題跋一類遊行詩文書畫等各以類從志林
仇池筆記多散在其中鄙意以武王平王始皇諸
篇歸之論部餘一依其例可也李比部志林問之
尚未還答倘眞至百卷之多當爲别本耳尺牘閣
本可謂精備稍有别見者兒輩復增入之殆前此
所未有也詩餘增入者亦多并奉去統候裁擇艾

子與雜纂雖出諧謔尚爲有致漁樵問荅等不足
道矣指掌圖决非蘇筆然自是要書有新刻乞寄
惠一部此自可孤行不必附集也頃兒輩疾甚信
筆裁復殊滅裂統惟垂照不盡

與王醴陵

久不聞問日切馳系足下近補星沙知爲政風猶
復藹然被於潙山淥水間矣僕灌園之隙時以墳
籍自娛即口衆食貧難於爲力然曲肱飮水亦差
有味大率如儒生原未入官而已許觀甫奉訪之

便聊繫片言未間惟爲蒼生自愛

與蘇眉源

得泰阿丈書知其向上機緣卓爾現前非一時意識不行情塵脫落何以有此眞爲之喜而不寐也得此欄柄則蒞政臨民無不頭頭是當譬之甲第得主人自知户庭譬之律吕得本色自成宫商雖非於平常日用有所更動其精彩更不同耳

荅臧學使

貞疴屏居不復相聞問久矣忽承教賜遠及知鄙

薄尚辱記存可勝感愧學使爲薦紳所欲非爲其
名位足豔也先師耿恭簡公言平生於此官得力
甚多蓋言動進退之間衆所屬目進修有自不容
後者以此知自學教人非兩事也足下禔身臨政
聲實蔚然意自是當更有進步耳不佞錄錄送日
無所比數獨駒隙之隙時從卷帙中追古人而與
之游不敢以老病廢學也流覽之餘編蒲釆苓差
足自老世事豈復入夢寐中惟佇觀足下有所建
豎爲叢居慰耳草草謝復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荅臧兵使

門下抵任欲帀月矣僕荒壠并薄田在和州寔部内一人之數分應申賀於左右苦次兒臥疾經歲拮据未有起色坐是不能遣一力奉候顧煩專使以教賜存之捧領之餘可勝含愧徐潁之間榖人窟宅頃河工稅使又重毆之安瀾之中伏有駴浪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髮半凋世念都盡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謗談稍息得安意巖栖力耕課讀含戴　主恩至於

淺齒分願足矣來諭非所敢承使還草草謝復諸
容嗣布不盡

答薛鴻臚

承專使遠惠手尺并名花珍況物意兩重鄙薄何
以承之領次但有感愧西原先生鎔裁九流模楷
來學吾丈遠紹其風何異康成之有小同審言之
得子美也不佞傳癖書淫成於結髮然性昏質下
乗老無成今且一切謝去之不爲理矣獨向上一
着不淺望洋之歎讀令器之言彌生感奮承命湧

爲傳草以往篇中直書原語以令器超詣之言自足不朽不佞不欲没其實耳幸教之名花品數太多遂令貧居一旦增采異日春色藹然把酒對之如奉淸揚也草草謝復諸惟善自持以需遠業不盡

答王中丞

使至再辱教賜幷石刻之况展讀之餘風華輝映霞散雲流令人把玩不能釋手何其奇也即德門盛美非藉此以傳而詞翰幷麗自足增秇林一段

佳話耳但僕之惡札亦廁其間可爲含愧雖然譬
諸貴人燕樂傾銀注玉眩人目睛而雜以一二陶
匏又如冠冕佩玉之人紛然盈座間之采苓編荷
者流以相爲揖讓或亦足以粧綴景致而不可以
爲病也明公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勒
謝復諸惟爲時崇護以副倚注不宣

答許繩齋

久不奉起居之問承教賜遠至甚爲感慰金陵觸
處可供眺聽雖弟不出户庭鍾山青溪坐臥可對

偃仰皋皋以慰閒暮意味殆不減市朝時也兄其無過念李君持論不無過激要其胸臆間語故自足存若其行如冰雪尤弟所服膺吾兄異日當自得之悠悠之論殊未足憑耳茅山在句曲郭門兄倘以事至遣一力相聞當與兄劇談於積金華陽之間亦一快也

奉王忠銘座師

放斥南還幸得老師相依歸未幾老師以高蹈去國悵悵然殆無所之非獨一時離合之感也奉別

以來時事益難着眼老師嵷居川觀待時而動明
哲得於幾先出處光於前輩載之史策當爲千古
美談豈但門人小子奉爲矩矱而巳哉門生閉門
郤埽之餘偃仰林臯流玩典籍雖室乏兼辰巷寡
輙跡而自適之味亦差不薄陶詩不云乎何以解
吾憂在古多此賢老師聞狂斐之言當發千里一
笑也莫徐聞晤於金陵得詢起居之槩不任浣慰
施典史行草勤附候施爲楊復所先生門人亦與
門生游從最久冀推分教督而培植之至感諸惟

若時自厚以需簡召不備

答金寧國

承敎札遠及且垂念僕骨肉之慘開慰拳拳捧誦之餘可勝感惻頃酷罰洊至自是修行不力之報然此大圓鏡中夘生去來不啻如過影然知道者非其輕視之葢世有覩溟渤之全而謂一漚之起滅能爲罣礙者未之有也僕誠不及此聊爲門下述所聞耳東南水災異常昔所未有門下焦勞拯濟心力備至與姑孰余丈爲士民所共戴以二丈

學術皆有本原推之作用自與時流霄壤如此接境得良二千石二人部內咸知感頌然未知甚爲難得也

答黃少參

古城數日相晤目擊道存眞使人意消至今每一念及如清風颯然生於懷袖間也歸來紛紛不能一申謝悃顧辱教賜遠至捧讀愧感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直下便歸家鄉更有甚麼事來諭欲覓元始眞性了不可得已是一句道盡乃復

有煉之又煉等語意是爲弟鈍根而發非吾丈胸懷本趣也府公交子弟之舊交但昔人云時異事背妄能必其心然不敢不爲丈一及之使還草草附謝諸惟爲道自厚以副瞻仰不盡

答王兵部仔肩

相別雖久時聞向道之切輙復忻然所謂千里同風也頃辱手教眞愛雅志溢於豪楮間不任感慰吾性空洞本無一物只是自生意見揑目生華迷頭認影轉覔轉遠今欲深入知地別無奇特惟取

從前一切知解盡情休歇直下便歸家鄉更有何
體可透何事不了同志者好爲苟難言及此等輙
生疑駴挺然一往㩦鋒单刀直入真難其人也足
下勉之僕病臥日久絕無世念見諭山林朝市本
無分別僕亦自知但老病侵迫子女牽纏欲寸步
離郄鄉井爲時馳驅殆所弗能矣語具子先報書
惟諸賢念之不盡

答管東溟

老丈之愛弟至矣向兩辱手札皆不取報而去又

弟杜門郤埽無便郵可達輙因循至今丈猶不加督過開示者益亹亹焉何可當也弟結髮嚮學垂老無聞自顧摧頹怖心轉切坐本命元辰未能了了雖吾性自足而情塵未淨一毛千里一旦奄至前何以抵敵故於平生之虛見戲論深切悔恨譬之心痛之人自不能作閒語理閒事耳非敢獨懈於丈也丈嘉刻種種閎闊瑰瑋創未嘗有之見開不敢開之口讀之如汎滄海登蓬瀛可謂大觀矣弟尚願丈以切要一言密相指示俾弟無終迷

焉蓋丈欲集儒禪之大成所括者廣而命第苦心性之未徹所求者約分量異耳宇內參參眞參實悟之人了不可得何時合并乃窕此人間惟爲道自力不盡

與金思馨

門下德擅一鄉壽開七袠古之稀有者於今獲覩之可勝欣抃不腆之文聊以布賀憶公六十時鄙文會具列善行然公和平眞至非矯以爲名者此又諸善行所自出也故更爲發明之新安山峭拔

而水清駛其人喜爲奇節以自見乃公獨以和平真至出之故僕覩新安之士不可勝紀敢以公爲無兩者以此然言亦何能爲有無徒以抒情愫見企仰云爾薄儀奉爲稱觴之獻惟不鄙而麾頓之至感

答兪定所

別久矣雖無由瞻奉而馳仰拳切未之有懈頃承手教知吾兄好學久而彌勵令人歎服弟於世路棲撥得專意已分覺有稍進步處蓋向以誤認知

見爲家珍觸塗成窒亟所不免昔求開明今務銷
隕雖未必水窮山盡而用力則異矣讀圓覺一編
論我人衆生壽者纖微未淨猶爲命根不斷可爲
悚然吾兄於此自信如何幸教之周生明快有志
趣吾兄有與共學者此一樂也偶有陰符解友人
誤以災木謾呈覽正諸惟爲道自厚不盡

與金觀察

曩辱名賢儼臨敝廬爲之生色命駕高風無遜古
人而僕則鈌然無以堪之且感且媿頃門下所詣

愈就平實舉向時英華果銳之氣一斂而爲夷粹非深造自得何以有此秖深嘆仰而已頃聞下車未久苞苴之吏望風引避政蠹民害不肅而淸此以知眞儒作用自倍尋常萬萬也鄉約一事近雖成套而行之得人自是要事僕友陸仲鶴行之江右一時盜息民安識者以爲陽明先生後財一再見今以其原稿呈覽倘可備采擇否久擬躬致賀私緣老病侵尋咫尺自阻特遣小僮代布區區不腆之將統希麾頫諸惟爲道自重以前徵拜不宜

又

鄉賢原屬盛典近惟財勢者始得送入至有卓行君子往往厄於貧而不得上達甚非崇獎前賢風厲來學至意頃門下倡明理道嘉與同志如太平杜了齋質祭呂夏雲峰廷美皆行誼卓然貧不能自達者也幸一留意杜了齋向曾面言之其事行俟邵果齋上謁時具悉今以雲峰傳奉覽雲峰舊遊天臺先生之門曩留都建理學祠亦奉其主入祀矣幷以附聞不盡

答張伯起

久未以片言上候起居頃學亭僧持老丈手書大作見貽捧讀且感且媿不自知汗之沾衣矣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此不復更出意為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世之染指仕途知難而退者人猶以為賢況丈鴻冥豹隱竟與黃勉之孫仲可張愈光諸人高蹈於子墨客卿之林又奚有於區區腐鼠哉弟少於丈十許歲顏蒲柳之姿穉頽已甚如丈者杜陵之筆有神

江淹之才難盡名書偉撰日出而愈新殆天縱之爲秇圃之重非偶然也何日拏舟吳門一聞淸論以洗憒憒吳君行率此附言一明嚮往諸惟厚自攝以慰馳懷不盡

答王仔肩

解司城至領教貺甚感記存僕頃踰七而齒髮半凋諸念盡矣世事自有擔荷者枯槁寂寞之人只如空山老衲擔柴運水自炊自喫爲自了漢而已石蕢未勘破而殉直是可惜智者以性奪修成無

作行而外索者往往失之古云善惡二塗皆匆萌心能障智眼障去則足下所云杲日中天有目共覩者可得而言矣然此未易爲俗人道也舊日大參多轉卿寺者若得就一南缺共相商究其樂如何草草附復弁謝諸不盡

答蘇撫州

使至辱手教拳拳捧讀感媿二復書詞備見所詣精進蓋我卽是道而昧者失之愈求愈遠古德言拋家失業向外邊走殆無人不然老丈一眼覷破自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洒埽應對皆爲精義取之左右逢其源何樂如之昔李漢老言着衣喫飯色色仍舊旣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已是千了百當語大慧復詰之云仍舊處莫更走作否不知着衣喫飯處如何走作眞爲無風起浪矣泰阿丈時有書相聞所見日益眞確同社有此兩公

眞斯道金湯也別冊本無可說湯書古語數則聊為遮眼耳不盡

答朱彝儀

僕於門下即未獲承顏接詞乃覩華音而思美度開箧筒以擬心神注仰非一日矣曩使中州過西亭中尉之家觀其藏書甚富而經術居其強半竊嘆今世士大夫摛詞流詠殆不乏人而學知所重如西亭者寧復幾人迨讀門下所著作無非易象之指南春秋之流例爾雅之關鍵甚矣門下之似

於西亭也川塗相間恨未能踵呂安命駕之風參東哲發蒙之論顧承手書嘉謨自遠而降感慰盈懷曷可云喻嘗觀漢之劉向忠義聖聲博雅擅世令盡其用有裨於世道豈淺鮮哉而竟齎志以歿門下有向之長而不獲一試僕竊嘆之顧事功學術古難兼美如門下之所得亦復奚憾謙比部還聊附片楮一明嚮往冗刻數種奉覽不惜有以教之幸甚

答佘常吉

答歲得奉教累日雖朋輩衮衮然莫逆於心如吾
兄與汪丈者殆不可多屈指也此道無日不明與
行非得人擔荷而闡繹之終成汩沒如坐寶山日
苦貧乏世人之迷往往如此故所望於二兄甚非
淺鮮惟勉之勉之昨承寄惠詩經旁訓已領訖其
人竟未取報書而去今因程鴻臚之便草草謝復

又

查雲州來再得手札知埀念拳拳可勝感慰楊先
生語錄細閱一再過知諸君子深得旨趣乃能摹

寫如此益喜吾道之日明而楊先生爲不朽也乎有一二則僭爲删去因語稍未瑩恐增未信者之疑故耳批評恐不必只漫題數語於首簡未知可意否刻成即寄數冊爲堅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備

又

累承手敎感慰不可言向諸友所記畧删定附刻拙集後今以奉覽今歲再讀兄所錄甚爲條暢乃覺前者之未盡矣欲細看一過托貴鄉諸同志傳之行者甚迫不能待遲三五日有友之海陽便當

轉上草草先此謝

又

寄示語錄甚爲條暢非拙集後雖附刻數條然不如吾兄所錄爲詳備畧爲删訂呈上可傳之同志以慰吾兄津梁後學之心也張康叔行已有數行幷小集同往小僮行更作此風便不惜時見教

又

久不聞問得來札讀之可勝感慰拙語本不足傳吾兄加意如此無非欲學者共明此事猶借不

倿以相激揚耳故今不敢辭示來數則增入亦可
須兄檢示有重出者卽去之無致架屋疊床可也
使還草草附復幷謝諸惟爲道自重不盡

答程渾之

客冬浪遊幸得聞諸君子之教喜幸不可言其間
最爲透脫穎出如吾丈輩者皆出於楊先生之門
益知學不可無師友而楊先生之功大也是道見
成悟入若甚易而保任則實難雖學如顏氏必拳
拳服膺乃可以與於中庸非謂其擇一善而止也

然不能拳拳服膺其所擇之一善則亦可知矣不佞少微有覺輙猖狂自居至謂古語不足信久之身涉其津乃知學問中自有此節次所云危微剝復云者有一病必有一藥非漫爾也恨相去之遠無繇盡質所疑信筆往此以當晤言頃老病侵凌深秋多不能奉麈談矣未間惟爲道自愛

答羅給諫

去秋一晤甚慰積懷別後不能釋然者累旬而後已兄才識俱高宜早爲世用而遲遲如此若弟則

衰遲潦倒無足齒錄置之無復道可也承委譜序春初已具一草而無便可達弟自覘語甚鄙凡名家之譜豈宜以此爲弁幸兄一笑而置之頃手足生瘍甚爲所苦先以稿呈上俟小愈可以搦管另書一紙付顏生轉寄顏生是雲溪公之子方爲其乃堂乞銘而來計非久可回也來賜非所宜承捧領但有慙感使還率此奉復并謝諸不盡

又

莧從廾爲羊角從目爲羊目從儿爲羊足兊爲羊

故取莧陸之象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
猶鴻漸于陸之陸羊之行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
尤甚九五比於上六在羣羊之中獨能自決而行
於中道比之四上可以无咎然猶爲兊類恐有濡
忍未決者故曰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
不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此皆舊說攷說文莧從
羊其說不爲無據若莧菜實無取義更宜詳之所
論繫詞傳俱當辭占象變聖人就爻象中指出爻
象原爲揲蓍而設非揲蓍亦無取於爻象矣易道

深微雖孔子亦晚而始學之後世則如射覆然各以其臆測之雖其有中有不中不可謂之非易以易無所不在也雖然弟亦所謂射覆者耳唯老兄時有以教之

答汪仲嘉

令姪孫至領手札及雅貺種種感慰不可言吾人五十以後血氣日減譬之天人歷劫既盈衰相自現此必至之數也僕歲苦瘡瘍積傷不已目昏足弱不復成步六月中復有次子之變覭者怪僕等

閒覘之僕謂世爲苦海吾更加自苦可乎上者忘情下者不及情上與下則有間矣而不爲情累則爲猶賢乎爾晤言未卜聊往此以發一笑承委傳草草塞命幸改削用之餘惟保護以副馳仰不盡

答馮少墟侍御

自徐醫士南還一奉手札知道體康勝不任浣慰以南北阻絕不獲嗣起居之問但有嚮往之私耿耿胸臆而已頃奉教賜種種兼讀所刻諸編知丈開闢甚詳擔荷甚力於關中横渠涇野之學可謂

有光不但能不媿之而已弟於此事研求印證不下五十年竊觀孔門獨稱顏子為好學自顏子而下曾子以力行入子貢以多聞入皆得一貫之宗然其始也聞仰鑽瞻忽之語未嘗不以為類於虛無而疑之久而有契乃知仰鑽瞻忽即在力行與多聞之間只分悟與不悟而已夫業用曾子子貢功夫但未知於顏子何如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切無謂其近於異端而疑之弟一老友沈艾陵者力以攻異端為事至八十餘豁然有得未嘗不自

嘆昨非而今是也相去甚遠難於往復輒冒昧言之不罪不罪不罪序稱堇堇呈覽附謝不盡百一惟心諒幸甚